

胡学庆◎著

谁来为

SHEILAIWEI  
XINGFUMAIIDAN

# 幸福埋单

胡学庆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谁来为幸福埋单

胡学庆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来为幸福埋单/胡学庆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106-03992-9

I. ①谁… II. ①胡…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355 号

责任编辑:贾 伟

封面设计:北京晶彩视觉工作室

版式设计:北京万书缘文化

责任校对:何 梅

责任印制:庞敬峰

谁来为幸福埋单

胡学庆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天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2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106-03992-9/1 · 0945

定 价 25.00 元

# 目录

## contents



|               |       |
|---------------|-------|
| 父老 .....      | (1)   |
| 母系家族 .....    | (55)  |
| 孙辈儿 .....     | (99)  |
| 入赘皇城 .....    | (136) |
| 金鸡岭 .....     | (183) |
| 火把山 .....     | (227) |
| 云雾峰 .....     | (270) |
| 谁来为幸福埋单 ..... | (305) |

## 父 辈

## 0

我这人天资聪颖。

母亲曾充满母爱不无自豪地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起过，我在周岁那年的一个深秋夜，猛丁从被窝中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脆生生喊出三个惊鬼泣神的字来：阿波罗——，震撼得钢筋水泥构筑的天花板轰然作响。酣梦中惊醒的父母触电般地跃然起身，围住了床前的摇篮，用肃穆悲怆的目光死死盯着我天真无邪滴溜溜转的眸子，一口咬定是小保姆照顾不周让我白天受了惊吓夜里在说梦话。谁曾想，若干年后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风度翩翩地和地球一声拜拜扬长而去，给混沌的人类甩下了一条时粗时细时浓时淡曲曲弯弯的弧线。此可见一斑。

父亲得知我十分争气地在连队提干时，一反平日言辞生硬的笔调来信说，我五岁光景未经调教，便能如数家珍般地把她讲的腥风血雨尸殍遍野红旗招展的战斗故事，有鼻子有眼地描绘得如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面对四尺小儿煞有介事的稚嫩面孔，在瞠目结舌之余，断言我日后定是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果不其然。十八岁上，调养得一身肥膘的我懵里懵懂地裹上了簇新的军装，步了父亲的后尘，美得他两眼凶巴巴地盯着

我直想抽我的耳光。此可谓其二。

我无法对父母的夸耀进行考证。但我信。虽说团长师长都说我骨子里流淌着傲气，但傲气归傲气，孝心之心不可失。只是我先天有余后天不足，终未如母亲的愿，攀上科学家的宝座，也没能遂父亲的意，戴上军事家的桂冠。自打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文学这玩意儿，尽是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事。

最令人伤神费脑的，莫过于和已经离职休养但思维定势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家老爷子交涉了。

“不管怎么说，谈谈你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吧，好歹让我写个战争题材的小说。”

老爷子扬眉收颌从老花镜上端射来两道裹着怀疑且冷峻的目光，定定打量我好一阵，又埋下头去看他每天必读的官方报纸。

“谈谈吧，爸。”我傻模傻样极力恭维着，“这可是您军旅生涯的一大专利。”

“别出心裁！你知道什么叫战争？”老爷子摘下眼镜朝茶几上一丢，开口就让人泄气得像拉了几天气肚子。“身边那么多可以写的人和事，你的眼光上哪儿去了，就非得写战争？”

我自知这种场合下再让老爷子开口无异于跪在泥菩萨面前求它唱一曲董文华成名的《十五的月亮》，只能悻悻且恹恹而去。

如此这般真诚的恳求算不清发生过多少次。老爷子像窥探到我心怀叵测地瞄上了他的遗产似地和我漂上了。我们处于胶着的对峙状态。有几回甚至是用沉默的对视来支撑僵持的抗衡。我到底没能抵御住老爷子昏花的双眸中溢出的密集射线。他那浑浊的目光恍如固若金汤的八卦阵，你根本看不清那里面潜伏着多少兵马，谋划着什么战术，只觉得自己心里虚得不

行，大有一不留神便上当受骗误入歧途陷落圈套之感。我只好败下阵去。惨烈地无可奈何地落荒而逃。再不敢斗胆相向的后遗症鼻涕虫似地纠缠着我那不肯泯灭的虚荣心，以至于一连几夜尽做些男人生崽母鸡啼鸣大姑娘长出男性象征物之类的荒唐梦来。

我想我是不是该寻一僻静之处痛定思痛地反省一番了。妻子曾不厌其烦地将那张拉得驴面般长的脸架在我的鼻梁上。你缩在小屋里半宿半宿地鼓捣来鼓捣去，扒出的那一堆手纸不如的纸片能当饭吃还是当钱花？我惊讶地注目着她突兀的颧骨处星罗棋布的雀斑，宛若在浩渺无垠且充满太空垃圾的宇宙间遨游。你看看，都下半夜两点了，你当我是来尼姑庵修行的……罢，罢了，我明白，我全明白。尽管我的精力体力，我的一百三十二斤的软体物质，和我的无法计量的灵魂，全耗在了那手纸不如的纸片上，但我毕竟还未修炼到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于是乎，我吞食春药般抖擞起精神，用最温柔最炽烈最疯狂的举止，簇拥着妻子肥沃的身躯埋进了地狱般森冷的卧室……

天无绝人之路。至理名言。

我煞费苦心地运筹了一番，决定改变主攻方向。我挨家挨户转了大半个干休所。那些老头的脸——胖的瘦的黑的白的木讷的鲜活的——每一张都绝对是一部凝重的历史教科书或战争回忆录。我貌似无心地在与他们的闲聊中捕捉脑海偶尔闪现的一星半点的辉煌。我暗暗庆幸威严的法律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光顾个人经历这一绝妙的专利，让我毫无愧色堂而皇之地如同盗墓贼一般可怜无耻。遗憾不迭的是，这种不失为上上策的曲线寻踪探秘的把戏未能持续多久便露出了狐狸尾巴。当我在一道道由目光交织的逐客令驱使下，窘迫不安地陪着笑脸退

出一扇扇神圣的门扉时，我才痛悔自己在大脑记忆库不足以储存下如痴如醉的老头们滔滔不绝的回忆时，太得意忘形太大胆放肆太不知天高地厚，竟当面掏出了夹着心跳裹着体温的采访本。我本以为他们大都在秘书参谋干事助理员科长处长部长磨炼得潇洒自如的笔锋下，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会迁怒于我的虔诚和唐突。我整个儿无可救药地错了。见我忙不迭地在小本上涂鸦着如同鸡爪扒出的文字，老头们像是事先签订了什么君子协定，话音戛然而止，满面狐疑地询问我做记录的动机何在。我敢担保，无论谁有何等高超的掩饰技法，面对军中长辈的那种温和中透着威严的炯炯目光，也同样战战兢兢不敢有半点掺假。

我一五一十地坦白了自己的用意。

老头们无不幡然作色。

“你？写战争？……算了吧，那阵子的事你写不清楚！”

他们长吁一声。我短叹半宿。

# —

那朵雪白的蘑菇云如同原子弹爆炸时腾起的烟尘，在瓦蓝瓦蓝的天际傲慢地炫耀着无与伦比的威力。我铆足劲揣摩良久，也拿不准这是不是一次外星人近似核试验的壮举。这年头，飞碟，外星人，蝙蝠侠，变形金刚……那些个油头粉面耍笔杆的编剧和装出副返老还童神态的导演，尽出馊点子混淆视听误人子弟。你一百二十万分地表示不满表示愤慨表示你的科学的渊博知识也白搭。你还不能不信。要不老婆孩子非得结成统一战线，在电视屏幕前和你唇枪舌剑地爆发一场内星人大战。我没少为了争得一个频道的权利，进行艰苦卓绝的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尽管输的次数大大超出了赢的预期。



炎炎烈日下，一丝微风裹挟着一股恶臭毫无顾忌地舔着我的嗅觉。我无须转眸便知这股人兽粪便无法匹敌的异味来自十米开外的垃圾堆上那只昨晚就被抛弃在那儿的肝脑涂地的死猫。这是常在深夜发出婴儿般啼哭声，以宣泄体内发情时的骚动而以叫春方式撩拨得眠床上的男女不得不突发奇想的畜生应得的报应。院内凡是对配偶存有戒心的男女谁也不会因为报刊电视不遗余力地宣传为了多多消灭老鼠应提倡多多养猫而对它心慈手软。我猜测这附近一定爆发过一场殊死的战争。那只臭气四溢的死猫就是这场战争的殉葬品。它一腔热血捐出羸弱的身躯捍卫了猫科动物的尊严，却让那些个躲在鸡窝厨房柴棚阴暗处的鼠爷鼠孙们逍遥法外，乐不可支。我扭过头去。那只虎斑皮的死猫身上黑压压地爬满了苍蝇。透过地面蒸腾的热浪，死猫在我的视线中精灵般缓缓动弹起来，像北非猎豹潜伏在草丛中窥视着渐渐临近的猎物。我凝神定睛望去，竟是猫尸上蠕动着乳白色蛆虫在作祟。我内心肃然一动。一个生命的消逝却孕育着众多新生命的诞生。这可怜的猫！

哒哒！

脑后尖厉的喇叭声令我浑身一激灵。我连忙闪身于路边梧桐树的浓荫下。桑塔纳轿车轻捷地从我面前缓缓驶过，潇洒地赏我一个带着感激意味的猩红色尾灯。我瞟了眼轿车后座上那挺直的身板，便知凯旋的是我那令人敬畏的父亲。他又去市第三小学作革命传统报告了。广播电视报纸时有报道盛赞他光大军魂国粹的壮举。我很为他心揣百年大计而骄傲。

我料定今天中午他少不了又得喝上两盅，然后趁着酒兴打着酒嗝敞开话匣，把日常看不顺眼听不入耳的人和事翻来覆去叨叨个没完。那一刻，他是绝对容不得有人半道冒出丁点疑问的。仿佛他的酒话全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准确无误。否则，

由国骂繁衍的军人咒语便会劈头盖脑地让你食欲大减。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仍沿用那些我少年时代就烂记于心的腹稿在讲台上轻松自如地延续他的光荣历史。我但愿那些在老师严厉管束下暂时收敛顽性的规矩学生们能从心里理解这位白发斑斑老军人的良苦用心。当新兵时，我最怕那个像患了胃溃疡肝肿大的脸色灰黄的指导员上课时点我的大名。大庭广众之下两腿哆嗦鼻尖冒汗的滋味着实不好受。我的畏怯每回总要激怒信心十足的指导员。从那时起，我便落下了腹部七拐八弯的小肠痉挛绞痛的毛病。轮到我当上指导员后，上课时总有些刺头兵大大咧咧地当你的面架起大炮，轰得你踏进课堂的门槛心里就直发怵，有股子把大脑遗忘在连部办公桌抽屉里的酸溜溜的感觉。等我当上了教导员，官阶大小兵龄长短全翻了个个儿！就在我这次探家前，还有个留着不男不女长发的新兵蛋子闯进营部找到我，神气十足且正儿八经地提了个号称是改革的建设性意见，说他可以按大学教授的标准付给他们连队指导员授课费，趁早别让他绞尽脑汁七拼八凑地再上什么让人掉胃口的政治教育课了。

如果父亲当时在场，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一只芦花母鸡从冬青树丛下闪了出来，扑腾着翅膀招呼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悠然自得地涌向了垃圾堆。母鸡敏锐地发现了陈尸墓地的死猫，周身浑然一抖扑上前去，尖喙中随即发出无法破译的讯号。不谙世事的小鸡围着猫尸战战兢兢地盯着肥硕的蛆虫不敢贸然上前。母鸡骤然一声愤怒的长鸣，脖颈上的斑斓羽毛如同凤尾竹般张扬开来，迅猛地在猫尸上狠啄了一口，将衔在喙中的蛆虫甩在地上，傲然甩打着丰厚的羽翼，踢蹬着尖利的爪子。地面扬起了尘土。浑浑然中，看不清是哪只勇敢的小鸡第一个从惶恐中挣脱出来，品尝了鲜嫩可口的美味

佳肴。接着，兄弟姐妹们便争相扑向猫尸，尽兴啄食开来……

隐隐地，我听到一声传自遥远的闷响。大概是哪里在开山放炮。这种敏感要归功于我和我的连队曾在山里为开凿那条隧道苦苦施工了两年。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值得炫耀的经历。掘进。冒顶。被覆。塌方……隧道通车的庆典大会上，出尽风头的鞭炮将破碎的纸屑纷纷扬扬地撒在洞口那几堆不起眼的坟茔上。那里面安卧着我的伤透脑筋的士兵，我的同甘共苦的战友。来参加庆典的部队首长和地方官员诧异地发现，我们这支组建于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军史中查不到功勋记载的普通连队的所有官兵脸上，竟看不到丝毫喜悦的笑脸激动的泪水和铺天盖地的欢呼。加餐时，首长们端着酒杯来为刷新军功史的我们敬酒扑了个空。等赶到被我们围得密不透风的那几堆坟茔前，那块一比二点五万军用地图上找不到踪迹的国土和矗立于国土上的稀疏小草已经被酒浇透，静谧地沉醉在一片肃穆之中。首长手中的酒点点滴滴融进了士兵的沃土，也融进了共和国的血脉。我一直为有这段完整的历程而自豪。挂在嘴边的，埋进心底的，都有。我的那枚军功章，就是那次征战的备忘录。该死的是它的到来莫名其妙地拨动了不知哪个极度敏感的新闻记者的末梢神经。每回听人说起那篇报道，我便产生一种孕妇妊娠反应般的恶心。我不用看也能揣摩出那些傻文字的险恶用心。无非是高干子弟如何如何之类的屁话。好像老子没了这条天生地造的血脉亲缘就整个儿地一个坏种。我真想拽这个混蛋上军事法庭！

这时，我惊异地发现那只惨死的猫不见了，只剩下一堆残骨，肉体仿佛消逝在转念间的冥冥之中。难道兽类也有另一番虚幻的世界，使它听到了发自那个世界的召唤，乘一股青烟消逝而去？难道那群掌心大的雏鸡竟能像蟒蛇一样吞食掉比自己

的身躯大上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食物？我猛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在偌大的空间没了立足之地……

## 二

我惶惶然抬步朝家里走去。路过赵老头——我的劣根性时常使我将这些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称作老头，弄不清是出于敬重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动机——家的小院时，我看见他穿着旧式军上衣，卷着灰褐色的肥大裤腿，一脸大汗地在给院中那几株盘根错节的葡萄培土。小院内一片令人舒心惬意的浓荫。沿屋檐下一字摆开一盆盆花草。吊兰、金桔、瑞香、月季、茉莉……淡淡地散发着混合型的幽香。院角那棵无花果枝壮叶阔，撑着伞状的身姿独占一隅阴凉。最令人瞩目的是几乎覆盖整个庭院的那几株葡萄。茂密的葡萄架下，悬吊着一咕嘟一咕嘟如同猫眼般黄灿灿紫幽幽的葡萄，不禁让人喉眼发涩，嘴角生津。

他结结实实地拍上最后一锹土，转臂撑着后腰挺起身时发现了我，浑浊的两眼顿时又冒出每回和他相遇时都能见到的晶莹剔透的光芒。那里面分明隐匿着一种莫名的企盼和冲动。我想我大概是被难以遏止的创作欲望所驱使而导致了神经过敏。

“嘿嘿……人老了，难得锻炼。”他不自然地咧嘴一笑，解开衣扣，扯着衣襟煽动着。

“今年的葡萄长得不错呀。”我有话没话地接茬道。

“是啊是啊。刚才又埋下只死猫，明年可能长势更好。”

我心悸地感觉到葡萄架上万千只猫眼在愤怒地盯着我，无言地谴责我的麻木的国民性。我怯怯地打量起赵老头来。他是干休所中我最感兴趣又最费解的人物之一。王老头——原谅我又用有失恭敬的称谓提及另一位干休所的关键人物——每回说起他来，我不知怎地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名蹲在战壕里的法国

士兵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拿破仑。

赵老头十六岁就瞒着守寡多年的母亲当了八路。有一年鬼子纠集伪军和各地保安团对根据地实施大扫荡，蝗虫般地吞噬着寂静的田野寂静的村落和袅绕在这片寂静土地上的神奇传说。他随部队在茂密如林的青纱帐里与鬼子周旋了月余，辗转到达距他家三十里地的一个村子休整。当兵两年多的他思乡心切，告假回家探望母亲。当他顶着毒日头脚下生风地沿着儿时熟识的田塍沟壑，大汗淋漓地赶到村边时，只见一队鬼子骑兵耀武扬威地策马围着村子扬蹄飞奔。村子让鬼子包围了。他蜷伏在高粱地里，汗津津的手掌紧攥着锃亮的大刀片，眼睁睁地看着全村老小被鬼子用刺刀赶到村头老槐树前的土坪上。一个鬼子少佐操着指挥刀叽里咕噜地吼了一通。那个瘦高挑的汉奸扯着娘娘腔翻译着。乡亲们木然地冻结在毒日头下。不一会儿，老槐树下的两把歪把子机枪发出了密集的枪声。前排的乡亲倒下了一片。人群骚动起来，哭喊着四下里逃去。几个腿脚快的男人让围在四周的鬼子用三八大盖挑了，直挺挺地倒在血淋淋的刺刀下。乡亲们被黑洞洞的枪口逼了回去。这时，他看见了挺立在鬼子枪口下的母亲。母亲灰白的头发在肆虐的北风扫荡下掩住了半边脸。她捋了把散发，面部恬静得像每年除夕夜跪在赵公元帅画像前祷告。突然，村子起火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传来噼噼啪啪的爆响。鸡鸣犬吠，此起彼伏，夹杂着几声清脆的枪声。人群中又一阵骚动。有人高喊了一句“有種的和小鬼子拼了”，便有些早熬红了眼气炸了肺攥响了骨节的血性男女疯狂地扑向了那些在大东亚共荣圈内为效忠天皇建立皇道乐土而被武士道精神调教得天良泯灭的徒儿们。世界顿时混沌起来。一个种族的异邦人在黑太阳白太阳红太阳黄太阳交织的光怪陆离的佛光感召下顽强地捍卫着本能的尊严。

又一阵紧集的枪声。哭喊咒骂呻吟如煮沸的开水冒起的气泡。他看见母亲士林蓝的衣褂上爆出了一串殷红的斑点。她仰天倒地时嘴唇一启一合仿佛喊了句什么。他觉得一股腥热涌上了喉头。几步开外一名枪刺上悬着太阳旗的放哨鬼子还在有滋有味地观赏同类屠夫的绝技，便被蹿出高粱地的他挥起大刀片斜劈成两截。他扭头钻进了浓密的高粱地。几名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嚎叫着围了上来。他恶魔附体般地怒吼着，含混不清的字眼飞旋着消融在浓烈的血腥气味中。上下翻飞的大刀片在烈日下闪动着悚人的光芒。鬼子被扫倒一片。他的胳膊也被枪刺挑开几道口子。说不清是谁的血，把绿茵茵的高粱地染得鲜红。他几乎成了血人。凝固的血痂将他那张毒日头曝晒下的脸扒得生疼。未等他缓过气来，斜楞里一个满面胡茬的鬼子扑了过来。他躲闪不及，猛转过身去，愣挺着胸口迎向耀眼的刀刃。那鬼子猛一眼瞅见他血淋忽拉的脸上凸露着两颗喷火吐焰的太阳，浑身一哆嗦，横在腰际欲突刺的三八大盖竟僵持在手中。直到卷刃的大刀片带着尖厉的呼啸闪电般劈来，傻愣的鬼子才神智清醒地怪叫一声，又稀里糊涂地进了阴曹地府……

赵老头在战争年代没少立功。大大小小说也有十余枚军功章。我见过。好几回上他家想捞点险象环生起伏跌宕生离死别惊心动魄之类的传奇素材，我都见他和尚打坐般虔诚地沉坐在沙发上，浑浊的眸子噙着透亮的泪水，木呆呆地盯着手中那块闪着血色光泽的缎子上别满的金灿灿的军功章，已显干瘪的嘴里喃喃有词。他老伴听我问起他便是叹息，然后拉着我走出屋子小声叮咛说，别再问他过去的事了，要不他会疯了的。

我知道赵老头患了妙手回春的神医也无法治愈的心病。症结全缘于他的宝贝儿子赵子盛。老两口有三个女儿，不惑之年才喜得贵子。赵子盛的相貌与他母亲如同一个模子倒出的坯。

据说儿子像母亲女儿像父亲是日后出息的征兆，这在赵子盛身上得到最充分最有力的印证。他比我低两届，却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神童，门门功课皆优。当时不少情窦初开的女同学为了他的灵性才气而顾不得少女应有的腼腆和含蓄，塞肉麻麻纸条向他表白心迹的有之，邂逅时痴痴呆呆凝眸直至他羞红脸庞的有之，有事没事讨教于他而有意与他挨肩靠腿的有之。更有甚者，一个平日里安分得不敢正视男生的女同学，居然在日记里写下了此生不嫁与他便心甘情愿喝敌敌畏殉情的昏话。这则滚烫的日记终被同班一位饶舌的女同学意外发现。于是全班乃至全校一片哗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些政治敏感性极强极负园丁责任的老师挑灯熬油地认真查阅了那位女同学祖宗八代的家谱，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们惊讶得大汗淋漓。那女同学外公弟媳妇的表兄的侄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国民党旅长。这更给经过粉饰的“桃色事件”罩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和朦胧的神秘色彩。一个拐弯抹角的国民党军官的孝子贤孙竟敢迫不及待地企图用发育得尚不健全的肉体来玷污腐蚀共产党军官正宗血统的嫡亲儿子。一时间校园俨如森冷可怖的屠宰场。学生、教师、领导、班组、年级、学校，小会大会涟漪似地一圈圈一层层泛开去，口诛笔伐的冷峻氛围很有点近代史上谭嗣同之辈大义赴难的凄楚悲怆。那位女同学最终未能如愿品尝心驰神往的那幕勾魂摄魄的风味，却果真吞服了敌敌畏了却了如梦如幻的青春。但这场风波并未影响赵子盛成为省军区大院各位家长教育子女的楷模。

他后来当兵也一帆风顺地让人派生诸多不满诸多妒意，刚满了还未褪去新兵蛋子外壳的两年服役期就提了干。接着考进武汉通信学院。毕业后回原部队任通信参谋。那以后，他小打小闹大打大闹地鼓捣了一连串我这个门外汉压根儿摸不着头脑

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发明。他的大名几次跃登军区小报乃至权威性极强的军报。美得赵老头逢人便将那些精心收藏的报纸抖得哗哗山响，笑得嘴角咧到了耳根。那老头真以为不久的将来国防部长一职非儿子莫属。

1979年中越边境发生局部战争，赵子盛随部队上了前线。战斗刚打响，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赵老头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私下通过老战友的关系把儿子调回所辖的省军区机关。这件事开始还风平浪静，后来不知哪位好寻根究底的记者在前线采访了一大串英模事迹后，又捕捉到了这一不光彩的信息，愤然命笔将此事捅上了军报《内参》。赵老头因此受到降职处分，改任副参谋长。从此一蹶不振，焉如霜打的茄子骗掉的公马。不久，赵子盛也一纸命令安排转业了。他到地方单位报到后，当面宣布与赵老头断绝父子关系，卷起铺盖搬出了家。我的印象中，赵子盛是个不苟言笑处事谨慎的人，没想到他竟如此薄情，结婚时邀请了一大堆领导同事旧友新朋，却连一纸请柬也没给父母发。儿子洞房花烛夜，老两口守着孤灯默默地坐了一宿。

“这老头，不知中了哪门子邪！”王老头说起他，潮乎乎的语调总带着由衷的惋惜。

每回我在家里谈起赵老头，父亲便用烙铁般的眼光戳向我，好像我在当面揭他的短。

“什么时候想吃葡萄就过来摘。”

赵老头又用飘忽不定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惨兮兮地窘然一笑。我觉得脸上的每一眼汗毛孔都灿烂地爆裂开来，随即萎靡地陷落下去，像得了无可救药的天花。

### 三

这些天，王老头常上我们家找老爷子，一副大敌当前的神



态。两个老头龟缩在卧室里，时而细雨绵绵如梅雨季节的飘摇雨丝，时而吼声隆隆似古战场的鼓角相闻。母亲见我一脸好奇一脸冲动一脸死乞白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邪乎劲，大惊失色地将我拉到一边，规劝我千万千万别打听老头们的事。她那凝重的语气好像我稍有差池便会惹下劫数难逃的杀身之祸。我心头骤然升起一股对母亲舐犊般温柔的怜悯。其实，王老头的夫人扯起旌旗摆开阵势和他闹离婚的事，干休所三岁的孙辈儿都知道，何况我。

我不想难为慈祥的母亲，走出客厅独自在庭院内漫步。院角那株疯长的香椿树放肆地伸展着臂膀遮住了荼毒的烈日。知了如丧考妣地依附在树干上凄哀地干嚎着。院中花坛上那些备遭冷落的花盆在香椿树的庇荫下，无可奈何地展示着娇柔枯萎的玫瑰文竹君子兰和久旱不颓的仙人球栀子花紫罗兰。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不安分的目光投向了父亲卧室窗前那面纹丝不动的绛紫色窗帘。层层叠叠混乱不堪的情绪蛛丝般盘结着我有限的思维空间。

王老头走了一条漫长的“副官”的路。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军副参谋长，副军长，省军区副司令。按他的话，他这一辈子不知吃错了哪味药，一身的妇（副）科病。

王老头在家乡原有一位结发妻子。战争时期连绵的战火使他们相互间断了联系。五十年代中期在战友们的热心撮合下，他与一位刚从新加坡归国的华侨喜结连理。当时的王老头不可能先见之明地预料到，他新婚时张贴在门前的大红“囍”字，会使他在后来那些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年月里，被牢牢地缚在世人唯恐避之不赢的海外关系网中而得不到重用。尽管仕途坎坷，但两口子任凭风浪起，安居伊甸园，恩爱如初，形影不离，却是省军区大院人所周知的。我不止一次听到父亲动怒时